

汪洋在云南、贵州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 聚焦难点攻坚 确保如期脱贫

历史坐标见证初心使命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刘奕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近日在云南、贵州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关于的工作要求,聚焦疫情给贫困群众外出就业及产业发展带来的新困难,瞄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新问题,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巩固脱贫成果,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 乱石滩变身聚宝盆

新华社贵阳4月26日电(记者汪军、李凡)野奶角今年的春天格外特别,李花开了,樱桃熟了,几十年“有种无收”的帽子甩掉了。

地处川黔交界、赤水河畔的野奶角,是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团结彝族苗族乡青林村的一片“水淹地”。生活在这里,人们难以磨灭的记忆是,年年遭雨水冲击,颗粒无收。

85岁的青林村村民刘兴章,祖祖辈辈生活在野奶角。小时候,他听说这里还有二三十亩水田,放在贵州大山里,这算是一片宝地了。他说:“插秧进田都好好的,可就是得不到收成,地势太低,下大雨发大水,庄稼就报废。”

时间久了,报废的“水淹地”成了一片无法耕种的乱石滩。近两年,乡政府和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分拣石头、堆砌堡坎,野奶角“复活”了。在整治基础上,当地连带把附近土地一起规划,如今这里已是100多亩的果园。

“过去一方水土养活了一方人,现在全力推进脱贫攻坚,政策、技术条件都有了很大变化,那就不单单是‘养活’,必须‘养富’。”团结乡乡长姚均信心坚定。

2017年,青林村外出创业多年的尹廷宾决定回村发展。通过政策扶持和劳务组织,他的生态农业公司很快运转起来。樱桃、葡萄、李子,乱石滩“变身”后的坝子上,水果产业一天一个样。

39岁的尹廷宾是一名党员,他希望通过创业积累的资金和资源在村里带动就业,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我家在野奶角也就一亩多田,关键还是块‘水淹地’,租出去两年时间,人家付了1960元的租金,这个价钱相当不错嘛。”在村里刨了大半辈子土地的刘显荣,很难相信乱石滩地还能有什么价值。

野奶角在河谷地带,没有被特别高大的山体包围,光照相对充足,适合果树生长。通过发展樱桃、蜂糖李这样的精品水果,在果园务工的村民,每天可挣到八九十元。

果树在野奶角历经了三年的风吹雨打,今年开始挂果。樱桃每斤卖到15元,蜂糖李甚至卖到25元。等到条件成熟,入园采摘体验还能带动乡村旅游。村里村外对尹廷宾评价高,黝黑的脸庞、粗壮的胳膊能看出他的干劲。

“去年带动两个深度贫困村发展,116户贫困户分红111万元,如果今年水果丰收,大家日子会更好过。”尹廷宾说。

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居前列,是坚中之坚。23日至26日,汪洋到昭通市镇雄县、昭阳区,毕节市纳雍县、七星关区等地,了解贫困户外出务工、扶贫产业基地和扶贫车间复工复产情况,调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进展,走访慰问贫困户,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脱贫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汪洋充分肯定昭通、毕节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务工就业是实现脱贫的重要方式,克服疫情对贫困群众务工就业的影响是当前的突出问题。要抓住全国复工复产进度加快的有利时机,有序组织贫困劳动

力外出务工就业。要发挥制度优势,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劳务对接,把抓好稳岗转岗服务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硬任务,压实属地责任,最大限度防止和减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流,确保贫困群众工资性收入基本稳定。当前,疫情对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最大影响是销售难。要大力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强化产销对接,充分发挥定点扶贫机制对解决部分农产品积压滞销的作用,促进扶贫产业在疫情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

汪洋强调,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任务基本

完成后,工作重点要放在后续帮扶上。要加强技能培训,通过因地制宜建设扶贫车间、发展设施农业、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施,进一步拓宽搬迁户就业渠道,真正实现搬迁一户、脱贫一户。要衔接好搬迁群众农民和新市民“两种身份”,按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切实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保障搬迁群众就近就医、适龄子女就近入学。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过有力有效的工作,引导搬迁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更新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逐步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



▲4月26日,工人在贵州省锦屏县新化乡育雏基地观察幼鹅情况。

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把鹅产业作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着力打造**鹅培育、鹅养殖、鹅销售及鹅绒产品加工**为一体的产业发展体系,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截至目前,锦屏县建成鹅养殖示范基地21个,带动14000余人增收。

新华社发(彭泽良摄)

鹅鹅鹅,唱响致富歌

## “扶贫公交”带“活”深山穷村

新华社济南4月26日电(记者张力元、闫祥岭)清晨六点,818路公交车在川道村村委会门口发车了。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是川道村人一天开始的“讯号”。

“就跟一种约定似的,我早上送他们下山,晚上接他们上山,虽然不知道人家叫什么,但都面熟。”818路公交车驾驶员刘万平说。

刘万平是这个深山穷村里少有的“客人”,自从开上这趟车,他便在村委会找了间屋,晚上收工后直接住在山里。

川道村位于山东济南南部山区柳埠街道最南端。想出村子,得走4公里左右的山路,步行要用四五十分钟。谁家有事,只能打电话从山下叫出租车上来,那就要花30多块钱。

2018年12月,818路公交车将这个省级贫困村与仲宫镇连了起来,一天4个班次,票价2元,65岁以上可以免费乘车。

“谁能想到,俺在村里还能听到公交车的喇叭声响!”川道村村民杨盛芬说。

55岁的杨盛芬有了第一张公交卡,“以前感觉被困在了山上,只能守着自己的两亩地过日子。现在我坐公交车去镇上的饭店干零活,每个月给家里多挣1000多块钱。”杨盛芬说。

公交通了,老百姓致富的路子也通了。在川道村,像杨盛芬一样每天坐公交车出门打工的还有10多人。村民们说,看病拿药、走亲访友、置办货物都方便太多了。

人走得出去了,山里的东西卖得顺畅了,村子也“活”了。

川道村是林果大村,年产山楂200万斤。往年大伙只能等着别人上门收山楂,“当时人家就出3块钱一斤,你也要不上价格,还不能不卖。”川道村党支部书记张传君说。

去年丰收时,村民每人一根扁担、两个果

筐,扛着五六十斤山楂,坐公交车“运货”到镇上卖,每斤能多卖两三角钱。各家种的核桃、板栗也都卖出去了。

818路公交车有31个站,以途经31个村的名字命名。“站与站之间远的间隔500米,近的就也200米,车上11个座位每趟都坐得满满当当。”刘万平说。

“一个人、一辆车、一条线”,刘万平就这样在大山与“外面的世界”之间,当村民们的“摆渡人”。

为了贯彻推进精准扶贫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济南公交集团南部公司已相继开通了10条“扶贫公交线”,将公交车通到了10个贫困村,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坐上了公交车,偏远的村庄和城市的联系愈发紧密。

川道村已经实现全面脱贫。天气渐暖,村民们最近商量着结伴去城里的商场购买服装。

永驻的民心 崭新的征程

穿过簇新的门楼,来到宁都县小布镇大土楼新村,墙上的一张大幅拼版照片引人注目:左边土楼泥墙裸露,逼仄狭窄;右边新楼窗明几净,静谧祥和。

红军后人吴传寿见证了土楼蝶变: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曾经交通不便的小布镇成为旅游小镇,年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2019年底,一个5G基站落成,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村搞电商,把山里的茶叶、蜂蜜、笋干等销往全国各地。

土楼村里无土楼,是赣南山乡巨变的缩影。集中力量攻坚,制度优势为反贫困斗争汇聚磅礴伟力——

8年前,赣南老区约300万农村居民住在危旧土坯房中,近300万人喝不上干净水,很多村不通公路……

特殊困难,需要特殊扶持。

《国务院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42个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江西省委省政府把老区群众面临的住房难、喝水难、用电难、行路难等民生痛点,作为脱贫攻坚的头等重大事来抓。

赣州市扶贫办副主任赖外来说,意见实施以来,赣南老区实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减贫,累计脱贫192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1年底的26.71%降至0.37%。

改善民生赢得民心,百姓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党的感激。

铭恩新村,兴国县土坯房改造安置点,同时安置了4个村子的村民。新村建好后,乡亲们聚在一起商量,要为自己的新家取个好名字。

有人提议,就叫“铭恩新村”,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居住,要世世代代记住党的恩情,乡亲们一致赞成。如今,“铭恩新村”4个大字镌刻在村头的大石头上。

缔造减贫奇迹,中国脱贫方案赢得世界认同——

201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来到江西井冈山,寻访一项首创发明:根据贫困程度深浅,将贫困户标注为红卡户和蓝卡户,有针对性开展帮扶。在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中,他以这个故事故向世界讲述了中国精准扶贫的探索。

偏远山区的脱贫故事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关注。

2019年11月,来自6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政党代表齐聚南昌,参加由中联部和江西省委共同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西的实践”专题宣讲会,从红土地今昔巨变中感受一个政党的初心和使命。

“你们看我手上的脐橙,是我脱贫致富的‘黄金果’。”在宣介会上,瑞金市黄柏乡龙湖村脱贫户邓大庆说,缺资金,有银行贴息贷款和产业奖补资金;不懂技术,技术员上门手把手教,靠种脐橙家里年收入28万多元。

“一亩脐橙1万块,脱贫致富来得快。”如今的赣南,标准化的脐橙果园达91.6万亩,带动10.5万户贫困户增收。

不少外国政党代表感叹,在革命老区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探寻中国发展的密码,让世界对中国道路有了更深的认识。

4月的井冈山,杜鹃花分外红艳。

那抹红,穿越战火硝烟,见证苦难辉煌;

那抹红,温暖百姓心田,照亮小康征程。

新华社南昌4月26日电

## 充完“电”,普通摩托修理工创业变“带货大咖”

西安鄠邑区创办乡村振兴学院,帮农人解决“本领恐慌”

新华社西安4月26日电(记者张斌、徐汉)出西安市四十公里,便至秦岭北麓的鄠邑区。春末,看着成片的猕猴桃藤蔓爬满支架,还有结成绿豆大小的葡萄,45岁的党员姬元陆开始谋划三四个月后水果上市时的生意。

“我的客户既有线上的电商平台,也有线下的实体店。去年,靠冷链运输销售猕猴桃的收入就有200万元。”作为一名“农民经纪人”,如今的姬元陆走南闯北,还给自己经销的农产品注册了商标,做起了品牌,是老乡眼里的“带货大咖”。

但很多年前,家住鄠邑区玉蝉街道孙家碾村的姬元陆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修了20年摩托车,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西安。“我还是村里的支委,咱自己都过得一般,更谈不上带领村里人。”他说。

姬元陆的变化,得益于一段难得的“充电”时光。

2018年,姬元陆被推荐到鄠邑区乡村振兴学院学习。这个学院由鄠邑区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阿里巴巴教育集团等联合成立,主要招收农村干部、农村青年党员、农村带头人等,培训内容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展开,教师既有大学教授、创业能手,也包括农村的“土专家”。

“以前,咱眼界、想法、方式好像都跟不上这个时代,就像一个电量耗完的电池。”姬元陆说,“课堂上,老师结合我们当地的情况,既讲冷链、电商、品牌,还会讲如何跟顾客交流、打包、贴运单,我好像又充上了电,被激活了。”

带着所学,姬元陆找到志同道合的同班学员尝试从生态农业入手。“我们鄠邑在秦岭脚下,距离西安市区也不远,一边是农产品生产端,一边是消费端,我就想着把这两端联系起来。”说干就干,姬元陆开始成立合作社,联

系客商,主销当地生产的“户太八号”葡萄和猕猴桃等。通过不断发展,去年销售量达到500吨。

鄠邑区从2018年成立乡村振兴学院至今,已培训2500余人次,很多像姬元陆这样的学员,已经成为当地带动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让长期在村的农人“充电”,也要帮回村发展的能人“转型”。

苏建兴今年44岁,是鄠邑区余下街道双庄村的一名党员,经销过家电、干过装修,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我在城市和村里两头跑,后来发现,相比于城市,在农村我的舞台可能更大。”抱着大展拳脚的念头回村后,苏建兴却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在农村创业,我比较缺乏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后来一看到有免费学习的机会,就赶紧报名。”课堂里,苏建兴不断把自己以往的

管理知识和农业生产结合;课堂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陌生又熟悉”的家乡。

多次考察后,他和几位学员一起成立了苗木花卉合作社,还带动周边8户农户,现在年销售额130多万元。他不但获得了中级职业农民证书,还成了村里的后备青年干部。

不仅是在乡村振兴学院,如今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党员示范户、农业带头人正参与到当地组织的各种技能培训和管理课堂之中,充电转型谋发展正在成为新风尚。

鄠邑区委组织部负责同志说,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对于基层来说,缺乏的是有想法、能力强、会干事的带头人。创设乡村振兴学院等培训形式,就是想通过定制化的课程和培训,储备一批愿意留在乡村、发展乡村、振兴乡村的人才,并不断组织、培养、发展、壮大人才队伍,为乡村振兴打造引擎。